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春阿氏謀夫案
第八回 驗血跡普雲入獄 行酒令秋水談天

話說烏公帶了僕人瑞二，到了左翼公所，早有槍兵，回了進去，鶴、普二公並協尉福壽等，全部迎至階下。福壽把連升、潤喜如何將普雲拘獲的話，回了一遍。烏公升了公座，先把連升、潤喜等一齊叫來，問說捕獲普雲，你們有何見證？連升道：「探兵連日探訪，見普雲的面色，很是張惶。論他與文光的感情，很是親近。此次文家事發，他該當每日前去，才是交友之道。不但他每日不去，自此次出事後，他連一趟也沒敢去。大人想情，這不是無私有弊，可疑之點嗎？」烏公點了點頭，隨命福壽等，帶過普雲來。左右齊聲嚷道：「帶上來。」只見茶桌樑德樹堂，還有幾個穿號衣的官人，連拉帶扯，把普雲帶過來；喝聲跪下；普雲是嫌疑犯，項下帶著鐵鎖，穿一件白夏布大褂，下面是白布褲子，兩條腿上，帶有許多血跡。走到公案以前，低頭跪下。烏公坐在正中，看了個逼真逼切。又見他腿上有血，暗想道：「天網恢恢，真是疏而不漏。」隨問道：「你叫普雲嗎？」普雲低著頭，結結巴巴答了一聲渣，立時他渾身亂抖，現出畏罪的神情來。烏公道：「你是哪一旗哪一牛錄？同文光甚麼交情？詳細說來。」福壽亦喝道：「你是哪一旗哪一牛錄同文光甚麼交情，大人問你呢。」普二又結結巴巴的說道：「我是鑲黃旗滿洲普津佐領下人。」說到此處，想把差使說出，又恐怕銷除旗檔，打丟了錢糧，隨口又接道：「我可是閒散。」烏公道：「你到底是錢糧沒有？莫非你自己不知道嗎？」普二道：「沒有。」烏公道：「你同文光是甚麼交情？」普二道：「我們是本旗親戚。」烏公又問道：「是什麼親戚？」普雲道：「乾親。」這一句話，引得烏公等反倒笑了。隨喝道：「乾親算什麼親戚？究竟是親戚不是？」普雲道：「不是。」福壽喝道：「不是親戚，你怎麼說是親戚？乾親家不算親戚，你同他什麼交情？怎麼相厚，為什麼認的乾親？」你仔細向大人說說。」普二遲了半晌，顛顛巍巍的回到：「文光家的事，我可不知道。」福壽又喝道：「沒問你那個，問你與文光家裡。是什麼交情？」普二又回道：「洋報上竟胡說，我跟蓋九城，哪能夠有別的。」烏公拍案道：「有沒有我不知道，你幾時到文家去的？」普二道：「文光的女兒，認我作乾爹，我常到他家裡去，穿房過屋的交情，不分彼此。」烏公點了點頭，遲了一會，又問道：「前幾天你去了沒有？」普二抬了抬頭，望見烏公問他，又低下頭說道：「沒去。」烏公拍案道：「胡說！你實說到是去了沒有？」嚇得普老二渾身亂戰，遲了半日道：「去過一次。」烏公冷笑道：「一次兩次，我到不問。你說的這一次，是何日何時呢？」普二遲了半日，不敢答言。鶴公、普公並協尉福壽等，連問數遍，又喊道：「再若不說，可是找打。」普雲遲了半比顛巍巍的回到：「上月二十六日，我們文大嫂子，帶著姑娘媳婦，往他大舅家裡行人情去，是我給憑的孝衣，別的事我不知道。」烏公道：「你不知道的，我也不問你。春英是怎麼死的？你必知道。你若是實話實說，我必然設法救你。你若一味的裝糊塗，可是自尋苦惱。」

一面說。一手把團扇拿起，扇著問道：「你的生死，就在乎你了。」

普雲聽了這一句，登時嚇得大哭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大人明鑒。春春英死的時候，我我沒在場，怎麼死死的，我我哪裡知道啊！」烏公搖著團扇，冷笑兩聲道：「這麼問你，你如何肯說。」隨明令官人道：「把他梏起來！」左右一聲答應，挪過幾塊破磚、兩根木棍來，又把麻辮子等物預備停妥，嚇得普雲魂飛魄散，面如銀紙一般，口裡把大人兩字，叫得震耳，隨口又百般安告。福壽道：「你自己作的事，好漢子該當承認，幹什麼委委曲曲，哭紅一鼻子呢。」鶴公亦喝道：「若怕受罪，就趕緊說實話，別這麼苦作情。世間的因果果，絲毫爽。不管你如何虧心，橫豎天網難逃，神目如電。你不用瞎害怕，假著急。不是你害的，你要說；是你害的，你也要說。不怕我們翼裡，聽你的罪過重，再給你往輕裡摘呢。反正是不說實話，叫作不行。」普雲一面抹眼，委委曲曲的哭道：「大大大人，我是真冤枉。」說著伸出兩手，撫眼擦淚，抬起頭來道：「春春英被害，是缸兒裡沒我，岔兒裡也沒有我，把我帶到這裡，豈不是活活活要我命嗎？想想想不到啊！官衙門裡，也愛聽洋報的話。」說著，把那洋報館罵個不休，又數數落落的道：「大人大人想情，必是我得罪人了，所以才亂給捏合。要按報上說，我成什麼人了？大人是聖明，您給我分晰分晰，」烏公搖搖頭，歎口氣道：「我不打你，你是誠心靜意的同我裝傻。」因指其血跡道：「你也低頭瞧瞧，殺人血跡，現在你身上帶著，竟敢粉飾撒謊，欺負我不肯打你，真是可惡之至。」乃厲聲道：「梏起來！」左右一聲答應，登時把麻辮備妥，一人站在身後。挺住普雲脊骨，隨把編成的麻辮，箍在普雲腦上，那人站在身後，用力一擰，普雲啞啞一聲，登時就昏了過去。那人把手一鬆，不一時，普雲又明白過來。把「大人饒命，我說」連聲說聲說個不祝烏公坐在椅上，把扇子一抬，官人把麻辮放鬆，普雲挺著脊背，直著兩隻駱脯，翻著眼睛，皺著眉毛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殺人的事，我真正不虧心，實實在在的不知道。」烏公聽了，不由大怒，正欲再令人梏起。普雲口裡百般央告道：「大大大人饒命，容我細細的說。」福壽道：「你那身上血是哪裡來的？」

快說。」普雲道：「血是哪裡來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炎天暑日，不知在何處蹭的，或是鼻孔流的血。我因一時疏忽，沒能看見，亦未可知。怎麼大人說。一過是是是殺人的血呢？」烏公道：「胡說。明明是一遍血跡，您不實認，還這樣狡展。」普雲低下頭去，顛顛巍巍的不敢則聲。烏公搖著扇子，冷笑了兩聲道：「普雲，你作的事情，我這裡早有報告。你不肯認，也是不行的。不過受些刑罰，臨完了還得說。你這是圖什麼？依我勸你，你實話實說，你與蓋九城，有什麼拉攏？你二人誰的主謀？為什麼害的春英？您把實話實說了吧。」普雲一面抹淚道：「大人說的話，都是街上謠言，我平日安分守己，多一步不敢走。」

文光家裡，我倒時常去，我那乾嫂子待我如同親兄弟一般。我有了壞雜碎，還對得過文光嗎？」烏公道：「別的事我先不問，還告訴你一句話，你要記在心裡。我這裡問你，您說與不說，到無關緊要，反正這件事，不能怨你。我看你公公正正，很是個又規矩又老實的人。錯非蓋九城，尋樣嚇呼你，你也行不出來。一來她嫌著礙眼，二來要一計害三賢，把春英夫婦，一同害死，好出她羞惱之氣。你的事也卻不在你，你也是被逼無奈。上了了娘兒們的當了。你若是明白的，把前前後後實話實說，滿供在范氏身上，把你洗刷清了。雖說殺人償命，若按著律例上說，主動的兇手，造意的兇手，都算正凶。幫凶的吃點苦頭，也沒有抵償罪過。像你這樣話不說，一味撒謊，一直往正凶裡巴結，我亦不能管了。」隨喚官人道：「來呀，先把他帶下去，明天送衙門。冤與不冤，叫他到衙門說去。」

左右答應一聲，正欲退下，普二連聲嚷道：「大大人別生氣。救命救命，要這麼一來，豈豈不苦了我麼？」鶴公道：「你說實話呀。」普二磕頭道：「這件事實在沒有身裡切近，我也摸不清。」烏公搖首道：「仍然不說實話，明天解送提署，轉送刑部定罪。你愛認不認。」說罷，喝令官人，帶下暫押。

普二也不敢再言，淒淒慘慘的退了下去。烏公、鶴公等退人休息室內。烏公道：「我著普二臉色，頗為可疑。又兼他身上有血，簡直是確而確了。現在市隱、淡然皆在我家裡等候，據他們說，也是普雲，不知你們二位，眼光怎麼樣？」鶴公道：「是也許是，無奈他身上血跡，不似是殺人濺的。過了這麼多日，豈有那行兇衣服仍舊穿著呢？再說這麼熱天，能不換衣服呢？」

烏公道：「我看那血跡像是瘡血。不過他被了嫌疑，不能不根究到底，問他個水落石出。少時我問問市隱，等晚上涼快了，我再細問普云。」鶴公道：「這辦法也好。閣下先行一步，問問蘇、原二公，有什麼新奇事故，咱們到正堂宅裡，見面再說。」

普公道：「依我說，不必麻煩。今晚把文書辦好，明日清早，先把普雲掌上去，冤與不冤，叫他衙門說去。你們二公意見以為何如？」烏公沉吟半晌道：「不妥不妥。普雲既已捉獲，據我想，解不解的事，只恐屈誣好人，倒是我們的錯過了。」說著，拱了拱手，與鶴、普二公告辭，忙著回去。

此時那市隱二人，坐在烏公書房，等候已久，因不見烏公回來，甚為煩悶。市隱靠近書案，一面與淡然閒談，一面在破信皮上，寫了數字，遞與淡然道：「我這兒有一首詩，若贈與文范氏，非常切當。」淡然接過紙來，將看了第一句，忽見烏公回來，二人忙的站起。烏公道：「好熱好熱，二位受等了。」

說著，更換衣服，又連聲道歉，說淡翁初次降臨，偏你我這樣忙亂，真是太不敬了。淡然亦笑道：「恪翁說哪裡話來，我輩

相交，不拘於形跡，隨隨便便，倒是很好。」市隱亦插言道：「淡然不是外人，彼此皆不拘泥，才是道理。」說著，更向烏公打聽普雲的神色，是否此案原凶？烏公把公所情形，並所訊口供，身邊的血跡，一一說了。市隱拍手道：「快極，快極。普雲被獲，真是大快人心的事。」又向淡然道：「你把我那首詩，也讓恪翁看看。」烏公道：「什麼事這麼高興？」淡然忙的遞過，二人一同看道：「自為禽獸行，反與兒女獄。殺子復殺媳，此心真酷毒。」烏公道：「這叫詩麼？」市隱道：「不是詩是什麼，管保這二十個字，是那哪范氏的定評。」烏公道：「這事可不能倉卒，一生評論非到蓋棺時，不能論定。」

究竟這件事，尚無一定結果，你焉能速下斷語。」市隱道：「不是我一人這樣說，您問淡然，那日普雲樓上，我見過普雲一面，看他那舉止動作，聽他那說話口氣，決不是安分良民。記得喝酒時候，淡然好言勸他，他是極口辯證，死說是傳聞失實，並沒那麼宗事。其實是賊人膽虛，越掩諱越真確，越粉飾越實在。連一絲一毫，也欺不得人。淡然亦連說不錯，又說普雲為人，是個小無二鬼。家有當佐領的哥哥，他是任什麼事也不管作，終日在文家起膩，買點兒東西，跑跑道兒。左右是義務小使，普雲也最慇懃，不管什麼事，都往前伸腦袋。嘴兒又甜甜，臉上又透媚氣，我想纏來纏去，早晚是一團亂絲，無法可解。我知道身臨切近，所以極力勸他，襯早兒遠遠嫌疑，免得蜚言逆語，好說不好聽。誰想他不肯承認，反說我血口噴人，不談正事。如今有經案發現，旁人疑他，我也是不能無疑。不是我背地談人，我見市隱對這件事非常注意，所以才出來幫忙。」

把日平所知的事情，說個大略。究竟是普雲與否，兄弟也不敢懸揣。」

烏公愕然道：「本來這件事，是不能懸揣的，可疑的地方固然少。似是而非的地方，也實在很多。才我問普雲，見他那臉上顏色，頗形驚恐。若依我們普大人的辦法，不管他冤不冤，明天就解送提署。我想這件事，不能鹵莽。還求你們二位，替給想個法子。」淡然一手理須，正容而坐，市隱亦走來坐下，一面點著煙卷，笑哈哈的想道：「我想這件事，也是真該慎重。」

不必說你們貴翼名譽要緊，就是我們私人調查，也得細心研究，斷不是胡鬧的。」因指淡然道：「淡然的心思細，趁此無事，請將先時口供，及連日的白話報秋水的來函，並連升、潤喜、錫福、德樹堂的報告，一齊拿出，咱們好細細兒看看。」烏公連聲說好，隨令瑞二，把協尉福壽，並連升、潤喜二人，先為喚來。又開了一個紙條，叫科房的書手，把存案的供詞報告，一並檢齊，送來查看。瑞二答應出去。

淡然搖手道：「這些案卷，據兄弟看著，無非具文，翻閱幾回，也未必有何疑點。我們討論此事，要以屍場的情形為斷。」

因問市隱道：「驗屍那日，你去過沒有？」市隱道：「驗屍前一日，我同著秋水，恪謹一同去的。」淡然又問道：「廚房的水缸，是倒在地下還是未曾倒呢？」烏公愕然道：「沒倒。」

淡然笑了笑道：「那就是了。」又問道：「阿氏的傷痕，究竟是真啊是假呢？」烏公道：「傷是不錯的，頭頂、右肋，共有兩處擊傷，大概是木棍打的。我看阿氏形容，慘慟已極，驗屍時哭的很慟，決不是滿臉煞氣，殺人不認的神色。」說著把阿氏口供，並連升、潤喜的報告，一並令瑞二取出。三人圍著冰桶，一面查看。烏公與市隱說道：「倒底是談然見識，與平常人不同，開口先問水缸，這就是要緊地方。我那日忙忙慌慌的，也沒顧得細看。今被淡然提起，我才恍然大悟。」市隱亦連連稱是。淡然道：「別的事小，第一是出事之後，那文家的街門，是開著的，還是關著呢？須要根究明白，才有研究的價值。」市隱亦猛然省悟，連說：「淡然大哥，真是高見。我在這一層上，實在的疏忽了。」烏公道：「我也是事情多，顧不及了。那日把文光拘來，我該當問問他。誰想問案的時候，我的腦筋不靈呢。」市隱道：「如今不必後悔，好在這件事，也容易打聽。」淡然亦笑道：「事緩則圓。沒有不露風的時候。」

普雲的品行，我雖盡知，然是否是普雲的原凶，我可不敢必。

只要文光家內，平素沒有旁人，一定是普雲所為，決沒有第二個人。若是廚房水缸是倒著，是不倒著，內裡也總有毛玻只要是街門開著，一定是另有姦夫，幫同謀害。若是街門關著，則動手的原因，出不去院裡人了。」

這一篇話，說的蘇、烏二人，連連點頭，贊說原淡然的見解，實在高明，我們這麼許多日子，並沒研究到這一層上，合該是翼裡露臉，明日普雲解送提署，這一案就許有了頭緒了。

淡然兄所談的幾件可疑之點，我另委人查查，或者得出真情，說罷，呼喚僕人等，預備晚飯，要留著原、蘇二人，痛飲幾杯。

晚間在左翼公所，好看普雲的神色。市隱是恪著學務，忙著要走。淡然因初次來訪，諸多不便。又因秋水的事情，要約著烏、蘇二人，明晚在餘園飯莊，聚會一日，烏公推辭著有差，又云正堂宅裡，明日有事，請著原淡然改訂日期，烏公要自己備酒。市隱亦攔道：「恪翁的差事忙，他既這樣說，當然當真有事。依我的主意，明天餘園飯局，不是改個地方，我有幾位至友，都是巡警廳探訪局的人，自此案發生後，他們也日夜研究，時常的找我。明早多備上幾分貼，定一處清潔所在，咱們好聯絡聯絡。一來為熱鬧，二來也打聽打聽他們是怎麼調查的。」

烏公道：「如此很好。二位既這樣費心，容日我再為道謝。」

若能與聞秋水見面，請把兄弟的苦衷，代為述明，那尤其圓滿了。」說罷，拉著市隱，仍欲留飯。又嗔市隱不該著不替挽留淡然。市隱道：「他亦實在有事，留也是不能成的。」淡然亦亟力辭謝，急急忙忙同著市隱去了。烏公送至門外，拱手而回。

晚飯已畢，又到左翼公所，審問普雲一回，連打三次，普雲是堅不承認，只認說二十六日上午，因為賃孝衣，到過文家一次。自春英死後，至今未去。身上血跡。確是生瘡的膿血。

及致脫衣相驗，那普雲腿上，又的確有瘡，鬧得烏公心裡，也猶疑不安。只得告知科房，明日把嫌疑犯普雲，先行送署。又叫連升來，問他是什麼緣故？連升、潤喜等張口結舌，不知所以。只說普雲可疑，而又毫無證據。烏公不由的著了慌恐，一面叱令連升再去調查，一面與鶴、普公通了電話，說普雲的口供，不似殺人兇犯。身上血跡，卻是瘡療的膿血，請向提憲稟明，至要至要。當晚又寫了封信，把普雲不似正凶的疑點，告知市隱。市隱見了此信，也納悶的了不得。當日與淡然相見，又約了聞秋水等，晚間在煤市街三義館相見。市隱與淡然二人，先往等候。工夫不大，聞秋水匆匆進來，一手摘了眼鏡，與淡然、市隱見面禮市隱一面笑吟吟的讓坐，笑問道：「你同恪謹，因為什麼事，這樣生分？」秋水一面擦臉，一面笑著道：「這事你不怕打聽。咱們是朋友相交，並沒圖他什麼。像他那趾高氣揚，拿腔作勢的神氣，我實在不敢已結。再說我們幫他的忙，他那宗神氣，誰還敢近他呀。」市隱攔道：「先生你不必犯牢騷，到底因為什麼？你說給我聽聽。」秋水道：「事情卻不大，只是氣兒難生。」說著抓一把白瓜子，一面嗑著道：「因為阿氏一案，我東奔西跑，費了九牛二虎的勁，好不容易查清了，那日同你散後，我恭恭敬敬，跑到他府上去，同他究研，他說連街談巷議，都說阿氏冤，你有甚麼證據，說阿氏不冤呢？我當時也沒有抬槓。臨完了，電鈴一響，他說正堂宅裡電話找他。」

他立時就要走。對我說，得了消息，給他送信。你們二位想想，誰是他三輩家奴哇，我們不圖名，不圖利，按著朋友相交，給他幫忙。像這麼對待我，下得去麼？有堂官的電話，立時他得去。我小子白跑白忙，算是活該受累了。世界交朋友，有這麼熱心的嗎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有氣，引得淡然、市隱反倒笑了。

淡然一面斟茶，一面笑道：「快休如此。恪謹為人，也不至如此。秋水老弟，未免錯怪了。」市隱亦笑道：「這是哪裡說起。恪謹若是那樣人，我早就不理他了。非因他是翼尉，我才護他。想世間朋友相交，第一以知心為尚。像你這個小性，我實不敢諂贊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，鬧得秋水面上，不由的紫漲起來，心裡是又急又惱，欲待分辨，又不能分辨，冷笑兩聲道：「你說我小性兒，我就小性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市隱又笑道：「你不要心裡不服，用那麼大信套，寫那麼恭敬字，把欵加二品銜，左翼翼尉的字樣，抬起五六頭來，不是損人嗎？」說的秋水也笑了。淡然坐在一旁，亦拍掌大笑。忽有走堂的進來，回說：「項老爺來了。」三人忙的站起，只見竹簾一起，走進一人，年在三十以外，英眉武目，氣宇軒昂，穿一件竹灰官紗大衫，足下是武備官靴，見了蘇市隱，忙的見禮。市隱指薦道：「這位是聞秋水。這位是原淡然。」又指那人道：「這位是項慧甫。」又俯向秋水道：「這就是探訪

局項慧甫。」秋水點頭陪笑，三人忙的見禮，各道久仰，謙謙讓讓的坐了。然後有慧甫的同事何礪寰、黃增元等二人，先後來到。又有市隱的至友謝真卿，隨後趕到。此人是某科優貢，終日際流連詩酒，倚著祖上產業，不務生理。對於社會公益，極其熱心。向與蘇市隱最為同心。恰與聞秋水是一樣性情。大家相見畢，通了姓氏。

走堂的淨上桌面，大家謙讓半天，讓著項慧甫坐了首坐，真卿次座，再次是原淡然、何礪寰、聞秋水、黃增元，市隱在主席相陪，謙著要酒。先要了幾樣冰碗，預備下酒。市隱是飲量最大，等不得菜品上齊，先與首坐的慧甫，猜起拳來。秋水是存不住話，先把阿氏名聲如何不正的話告知眾人，又把報紙上混淆黑白，不問是非的話，痛斥了一回。眾人都默默不言，只說阿氏一案，現在無法，但看刑部裡最後如何定擬了。淡然亦一面飲酒，把昨天翼裡，如何把普二捉獲，如何他身上有血的話，細說一遍，眾人皆驚得已。惟項慧甫與聞秋水兩人，都面面相視，不作一語。市隱心裡，本想是聯絡同志，調查阿氏、范氏，究竟是何等為人。不想有秋水在此，不能開口。今聽聞秋水貶斥阿氏，又痛詆白話報，種種不辨是非的地方，遂接口道：「阿氏為人，究竟怎麼樣，誰也說不定。現在左翼公所，因為輿論攻擊，無可如何，昨天將嫌疑犯普雲業已拿獲。因他身有血跡，常與文家往來，不能沒有嫌疑，今日已解送提署了。

想過部之後，當能水落石出，此時何苦饒舌。」

秋水笑了笑，假作不聞。增元道：「秋水兄以為如何？」

秋水冷笑道：「此事實難料定，調查之行，不敢獨具隻眼，識其隱奸。而生在這一犬吠影，百犬吠聲，沒有真是非的時代，只可緘默不言倒也罷了。」市隱笑道：「秋水的說話貳傷眾、難道庇阿氏的，都是狗了不成？」秋水也自漸失言，不由的面紅耳熱，遂笑道：「我說是如今時代，並非辱罵世人。我們在坐的人，誰也不能挑眼。」真卿鼓掌道：「好一張快嘴。我們是狗先生，惹不起你，好不好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，引的合座諸人俱都笑了。秋水面上，越發難過起來。增元解和道：「猜拳猜拳。」說著，便向慧甫道：「起這來。」淡然與市隱二人，亦三星四喜的喊叫起來。惟真卿、秋水二人，素有書生習氣，不樂毋戰。因見市隱等如此有趣，不免亦高起興來。真卿站起道：「我有一個酒令，不知善飲諸君，贊成能否？」市隱等忙的止拳，問說何令？淡然搖手道：「你們不用問，凡行酒令，沒有不悶人的，為什麼歡歡喜喜，不助點兒豪放氣，偏弄個酒令兒悶人呢？我不贊成。」增元亦笑道：「我不贊成。」礪寰道：「贊成者請起立。按本章程第三條，以多數表決之法表決之。」話未說完，引得慧甫、秋水等笑個不祝慧甫道：「國會未開，他把議事細則，先就規定了。」說的市隱等亦都笑了。

大家起立一看，除去原、黃二人，仍占多數。真卿道：「多數表決，我要發令了。」中隱道：「別忙。我要阻令。令官下令，須要雅俗共賞，不加悶人的令兒，方可通過。不然，本兄弟決不列席。」礪寰道：「今日聚會，不比往日。既為著阿氏一案，彼此研究，務必要不失原題，才算有趣。」

秋水點了人數，笑著道：「在座七人，可以七字為令。或是飛花，或是頂針鑽麻，我想都好。」淡然道：「我們是一不拗眾，勉強遵命。只要不定人，我們無不認可。」慧甫拍案道：「飛花好，飛花好。」真卿望著秋水，笑嘻嘻的道：「飛花令，好是好，只是便宜些。」又笑道：「也罷，現在春英被害，我們以春英的春字為令，飛至哪裡，說一句有春字的七言詩。

春字落在何處，何處喝酒，由喝酒者再飛花。諸位以為何如？」

眾人俱各稱善。隨令走堂的，催酒催菜。真卿將手巾一支筷子，穿了一紙條，當作花籌，端起酒盅來，飲了門杯，用手指點著道：「一片花飛減卻春。」春字正落在慧甫身上。慧甫結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接過花籌來念道：「東望望春春可憐。」

增元亦念了一遍，因聽是兩個春字，遂嚷道：「兩個春字，該是誰喝酒呢？」真卿忙的站起，按字數了一回，隨指道：「第一個春字起令，第二個喝酒。」增元無話可好，連說好好，低頭把酒喝了。礪寰接過花籌道：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」挨次指點，該到真卿。真卿喝了酒，指著秋水道：「端起酒杯來。」

隨念道：「客中不覺春深淺。」秋水搖頭道：「現編的不算。」

你能把下由說出誰的詩。什麼題？都要說明，我才服你。」真卿道：「你不用賴。另換一句，也該是你的喝酒。賈似道的芍藥詩你可記得？」隨念道：「滿堂留客春如畫，對酒何妨鬢似絲。」隨將手裡花籌，遞與秋水。秋水搖頭道：「不行。令官行令，應以第一句為準，請把第一句注出來。」真卿站起道：「你不用慫我，我說你們少見多怪，你不肯服，連湛道山的茶糜詩，都沒見過，還要瞞人。上句是：客中不覺春深淺。下句是：開了茶糜一架花。這是詔的不是？」秋水無可再辯，只得把酒喝了。真卿道：「別人不算，你也要隨詩加注，否則無效。」

秋水笑了笑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隨念道：「花落掩關春欲暮，月圓敬枕夢初回。」真卿道：「什麼題？」秋水道：「劉兼的征婦怨，再選你一句朱子詩：幽居四壁只空林，啼鳥落花春意深。」真卿點點頭，把酒喝了。增元道：「這就是你們過關，沒我們事了。」真卿道：「你別忙。」一手指著淡然，說了句小樓一夜聽春雨。淡然接過花籌，說了句詩隨千里尋春路。

輪到市隱，市隱喝了酒，說了句草木知春不久歸。輪到慧甫，慧甫喝了酒，想了半晌道，欲憑燕語留春往。輪到淡然，淡然喝了酒道：「這些便宜句子，都被你們占去了。」隨念道：「老盡名花春不管。」挨次指點數到增元，增元接了花籌，想了半日道：「鐵球漿子春不老。」一語未了，引得市隱等大笑起來。慧甫把口中酒，也笑得吐了。真卿笑問道：「你這句詩，也得加注解。」增元一面數字，將手巾花籌，遞與慧甫。慧甫一面搖手，仍自笑個不祝增元道：「笑我不通文，你們才不知事物呢！連保定府三宗主，鐵球、漿子、春不老這句話」大家沒等他說完，早就大笑起來。忽見走堂偈向市隱道：「官座裡有位平老爺，請你說話。」市隱不知是誰，隨了走堂，來到六官，原來是平子言，要報告蓋九城在家內歷史，要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再表。